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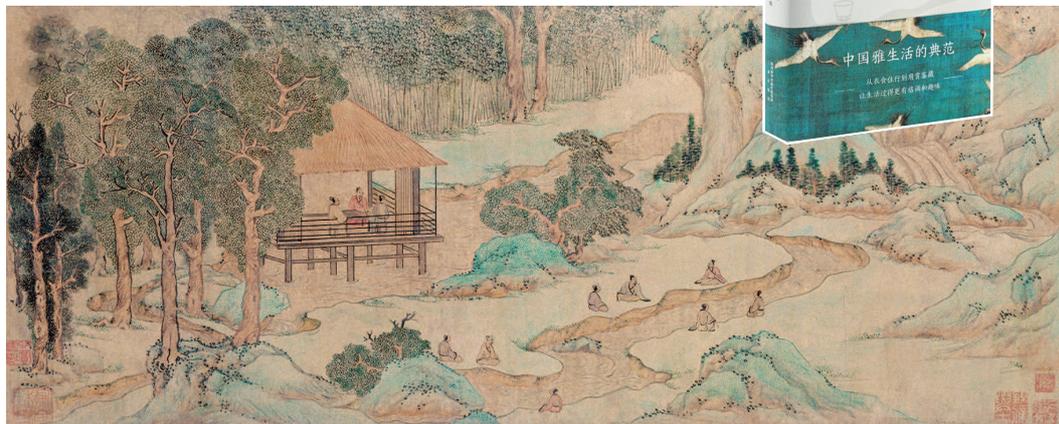
晚明文青的极简审美照见现代焦虑

——从《长物志》说起

蒋晖

大家公认《长物志》是一部体现晚明江南物质消费审美之书，也是文震亨对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的总结，问世400年历久不衰。今天看来，《长物志》与当下审美潮流的再一次暗合神随，可说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消费主义浪潮下现代人的焦虑。

▶ 明/文徵明/兰亭修契图
果麦文化版《长物志》，蒋晖校注



文氏家族百年审美的浓缩

大家公认，《长物志》是一部体现晚明江南物质消费审美之书，也是文震亨对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的总结，曾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影响很大。

全书12卷，分门别类，对园林、服饰、食饌、花木、器物等日常生活美学的设计、使用提供鉴赏，同时涉及大量与艺术鉴赏、收藏相关的内容，如碑拓、书画、文房、家具等。文氏家族所代表的吴中风格，在文徵明时代到达顶峰。停云馆白兰盛之后，竹坞山房书声朗朗。文氏一族自文徵明后，文彭、文嘉、文元善、文元发，直到文震孟、文震亨，几代人苦心孤诣收藏书画碑帖，探寻营建艺术的桃源梦境。文氏家族在100多年时间里建立起的审美情趣，浓缩成《长物志》12卷文字。

这是一部推崇极简生活方式的书。

作者文震亨倡导那个时代士大夫的高雅情趣与生活趣味，概括而言，即宁简勿繁。书名取自《世说新语》中东晋大臣王恭的典故。此人出身名门，于乱世沉浮，高车鹤辇，被誉为“神仙中人”。神仙中人生活素朴，身无长物，朋友王忱向他乞六尺竹席，主人从此就以草席铺地，这样的生活状态是苦行僧的写照，而不是富贵神仙。刻意追求素朴无华，“身无长物”并以此为名，其实讨论的是一个生而为人基本生活态度问题。

其实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美学，高雅低俗也是相对的，《长物志》貌似文字遣兴、游戏而为，实为一离俗孤愤之书：看起来全书都在讲物质，其实是借物质谈精神。这才是这部书的本质。高雅生活一定有顽强的精神层面为底色，《长物志》借物质倡导的是精神、气度。故，《长物志》不仅是一部推崇文人风雅的闲情之书，所倡导的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，一草一木，一饮一啄，皆如修行。物质消费的“雅俗”之分并非用

来标榜身份优越、财富权势或以精神贵族。乱世晚明的江南，一个如文震亨的另类读书人的精神追求，热衷不在庙堂，不过寻常布衣蔬食，家常度日，恬然自守。这部素朴的“生活美学”经典，本质上并非供大众借鉴之书，而有极强针对性，对当时社会恶俗虚荣风气挞伐嘲笑。《万历野获编》记苏州王延喆的古董收藏，三代铜器鼎彝就有万件之多。到嘉靖末年万历初年，上海顾起元观察到，即使普通老百姓没条件造园，也有“三间客厅费千金者，金碧辉煌，高耸过倍”，妓院勾栏“多画屋矣”。这股风气还带动了家具陈设的奢侈消费。李乐《见闻杂记》记松江府吴某，去南京考中举后并纳一妓为妾。乱世纷扰，文人理想，愿意远离世俗虚荣，还原本真自然的生活状态，“长物”本意反讽，即反对物质至上，更嘲笑恶俗消费趣味，并提供当下理性优雅的处世安身之道，身在城市即为山林，标格高峻，不屑混淆。

最后，《长物志》也是观念之书。

文震亨是苏州人，但对当时苏州玉匠陆子冈制作的玉尊壘水中丞，居然也评论不佳。苏州核雕至今风行，文震亨断然以为不可，“虽佳器不入品”——尊重自我价值判断，不盲从大众观点并敢于标榜发声，这是《长物志》最独特、最成功之处。

400年里草灰蛇线中的深情与矛盾

《长物志》问世400年，历久不衰，深得读者喜爱，特别是上个世纪学者陈植先生所作校释本，于《花木》卷着力尤深，至今已一书难求。最近十几年，对《长物志》“美学思想”诠释解读颇见流行，但目前通行注释本多有谬误，文本本身研究基础薄弱，缺乏考据翔实的善本，这直接影响到读者对本书的理解。

新版校注《长物志》12卷中，考据名物的演变也是特色。各卷中都存在一些器物名

词、地方称谓、专业术语、上下文语义模糊不清，让今天的读者阅读时有困难，无法完整理解原文所蕴含的信息。通过查阅与《长物志》时代接近的明代文献，如方以智《物理小识》《通雅》《宋氏燕闲部》《三才图会》《事物纪原》等明人著述、笔记、类书、地方志，以及相关明代图像文献，同时参阅《格致镜原》等清代早期文献，对《长物志》进行名物考释，也是本书一个特色。如《水石》卷中“战鱼墩”的注释，以往各本皆不注释。注释时从苏州方言读音入手，考订其为苏州人至今沿用的一处特殊地名，是苏州阊门附近一巷名，因有一段路面突起状如鲑鱼之背而得名，文震亨当时信笔写来，作为比喻，这样就能完整理解文震亨用“战鱼墩”比喻池中垒土为屿的原意。

关于本书作者、序言作者以及本书刊刻出版年代等问题，之前学界一直没有深入的研究。这部书，究竟刊刻于哪一年？刻于何地？彼时文震亨身份如何？为什么他对日本家具情有独钟？《长物志》文本自身，不可“凝尘于案”。

日本文化所谓的侘寂之美，不过樱花飘落瞬间的一口清酒。文震亨《长物志》里写若干种花木，唯独没有写樱花，他只喜欢金银苜蓿的漆器案头家具，倭人工匠的技艺，在他不过是一时兴起，聊以遥想海外瀛洲的异国风情。彼时的江南繁华景象，晚明时代苏州园林、工艺、器物、食饌、花木、衣饰的各种雅致，连同书画、古董、文玩，都是时尚标杆，都是满载民国新书返航的长崎商人们所艳羡不已的财利渊藪。34岁，文震亨写《长物志》时兄长震孟尚未考中状元，在晚明政坛籍籍无闻，不过以世家风雅有声乡里，文震亨自己更多则以文艺青年形象示人，浪游白门，在秦淮河边诗酒流连豪饮纵情。奇妙的是，这部书里呈现出的审美，已是中年况味，甚至有晚年僧袍坐穿蒲团的萧瑟。

之前对《长物志》海外研究，包括对文氏家族及苏州园林，英国剑桥大学柯律格的艺术史相关专著影响颇大。但他当年所选择的《长物志》底本有缺憾，限于材料关系，一些地方甚至结论都难免错讹，如对《长物志》审定人之一王穉登儿子王留的生卒年问题等。这次新本采用国图所藏潘祖荫、郑振铎递藏明代《长物志》，还有更多研究成果尚有待专门整理发布。

《长物志》注解、研究的过程充满趣味。古人作文草灰蛇线，多有曲笔深意。《香茗》卷“松萝”条寥寥几十字，最后文震亨忽然提到“南都曲中亦尚此”。“南京秦淮歌姬们都好饮松萝茶”这一闲笔实则另有玄机，暗示文震亨南京的风花雪月生涯，他深谙欢场女子的生活细节，小到饮茶嗜好皆了然于心。《陶庵梦忆》写茶人闵文水在桃叶渡开设茶室“花乳斋”，有一位客人是当时的花魁王月。闵文水籍贯是安徽休宁，“松萝”条说，正宗松萝茶只产于休宁松萝庵附近，产量极少。换言之，王月特意前往花乳斋才能喝到正宗的松萝茶，也就是闵文水的家乡茶……种种隐晦的历史细节，尽在一句“南都曲中亦尚此”闲笔，引人遐想。花团锦簇的12卷，卷卷讲消费，奢豪，又字字如长眉罗汉，欲海情天中长唱佛号，和《金瓶梅》中的劝世与哀悯，都深情，都矛盾，都烈如白水。

最后，作为注译者，我认为新版《长物志》很重要的特色，是本书附录的文震亨生平材料，希望得到读者的重视。

2020，我们为什么重读《长物志》

《长物志》可说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消费主义浪潮下，现代人的焦虑。

古人的审美，追求淡泊、从容，达成自然喜乐的生活状态，思想上无碍无怖，去除无谓的虚荣、攀比、焦虑。现代人从《长物志》中可以体悟到的，是尊重自然，尊重内心，放弃物欲。多余的

护照与房产，皆是长物，一纸虚幻；汽车游艇私人飞机，除去交通工具本身的功能性外，也不过是虚荣的饰物，低碳何为？

割舍、自省、常念无常，《长物志》大谈风月，实是清凉宝鉴。低头嗅梅花，仰面看青云，独处一室，忘记繁华，看似如此萧索之人，却要比沉溺网络社交的虚幻，更听从自己内心，解放人性，抵达心灵自由。21世纪的这场疫情，考验着人类的思考力、行动力，还有爱的能力、拯救互助的能力。如若一再沉溺于个人的物质消费，忘记初心本心，古老地球终将无力承担70亿人口爆炸的无穷欲望。疫情已经留给现代人很多关于当下该如何生活下去的思考，以往的极度自信，人人追求拥有豪宅游艇飞机跨国公司股票期权，最后却迷失挣扎在一只最基本的口罩迷思中，长物多余，长物何为？

也难怪上个世纪明明已那么遥远，晚明却好像近在眼前——无印良品有《长物志》的影子，安藤忠雄的第一件作品“住吉的长屋”，像是从《长物志》直接走出来的。

设计美学无处不在，重拾经典，可以照见虚妄与自卑，赋予勇气与自信。其实当下全球流行的一些概念，如“极简主义”“性冷淡风”，还有所谓“断舍离”都与晚明江南的审美暗合神随。当代华人世界的优秀设计师，也正在潜心研究汲取《长物志》的养分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雅生活，自雄强汉唐以来，晚明时代是正统中国文化、江南文脉的最后一抹绚烂。歌剧院的《蝴蝶夫人》固然荡气回肠，但我们也有古琴《梅花三弄》和传唱的秦淮竹枝词，全球化的时代，何以中国？何以文化？期待年轻世代得以汲古创新，有自己的时尚潮流。

莫兰迪色的优雅承载了现代人对于清朝的想象，文震亨的优雅，是切实如明代家具般气度端凝日益散发的迷人光泽，不可被磨灭。《长物志》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？

说不清楚。